

世界第一大峡谷人文历史解读



峡谷风云



罗洪忠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人文雅鲁藏布大峡谷



峡谷风云

世界第一大峡谷人文历史解读

罗洪忠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峡谷风云 : 世界第一大峡谷人文历史解读 / 罗洪忠
著. —成都 :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 5
(人文雅鲁藏布大峡谷)
ISBN 978-7-5647-1154-2

I. ①峡… II. ①罗… III. ①墨脱县—地方史 IV.
①K297.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0555号

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峡谷风云

世界第一大峡谷人文历史解读

罗洪忠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159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出 版 人: 郭蜀燕
特约编辑: 张问渔
责任编辑: 罗 雅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封面题字: 凌玉海 (新西兰)
责任校对: 晓 红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34mm 印张 15.5 字数 315 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1154-2
定 价: 126.00元 (共三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8003。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目 录

总 序	/ 1
难以忘怀的峡谷历史（代序）	/ 4
概 述	/ 7
第一章 远古历史的回音	/ 14
第二章 藏传佛教的传播	/ 32
第三章 门巴族的迁入	/ 45
第四章 英印殖民者的入侵	/ 57
第五章 向峡谷深处进军	/ 78
第六章 进驻墨脱宗	/ 113
第七章 进军世界深峡	/ 151
第八章 墨脱历史新纪元	/ 186
后 记	/ 240

总 序

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生活着珞巴、门巴两个很有特色的民族，是个难得的颇具特色的文化圈。这里过去一直很贫穷，村落发育程度很低，那独特的具有原始特征的珞渝文化，很适合文化人类学家去研究。

早在1825年，一名探险家英军中尉R·威尔科克斯踏上了我们这片神圣国土。此后的100多年里，英国、印度的探险家与法国的传教士不断前来考察，他们不仅广为搜罗军事所需的地理资料，而且对这一地域众多山地部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所做的考察报告，大量发表及出版在国外的媒体上，并长期左右国际喜马拉雅山地部落研究的学术论坛。英印的殖民主义势力乘虚而入，先后占去中国珞巴族、门巴族、僜人居住的90%以上的土地。作为全国民族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一学术领域内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1976年，机会终于盼到了。我和刘芳贤、姚兆麟、张江华、吴从众

等同人，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的米林、墨脱等地，对珞巴族、门巴族聚居区进行了首次考察。当我们的铅印调查报告初稿在学术界传阅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有名望的老一辈民族学家高兴地称，我们终于看到国人的报告了；珞巴族的家长奴隶制正同云南的佤族、凉山的彝族在社会形态上，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早期奴隶制的发展链条；珞巴族的神话故事又一次打破了国外学者声称中国没有系统神话的谬论……

珞渝是一处难得的文化人类学金矿，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文化现象正发生变迁，我们这一批老人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到野外考察已力不从心，可我又很少听到年轻学者深入这个地域搞研究，感到珞渝文化有面临断层的危险。这时，和我素昧平生的年轻人罗洪忠先生，一次次从外地打长途电话向我咨询有关珞渝方面的知识，而且是那样的执著，令我感动，所以我也乐意解答他提出的一个个问题。

罗洪忠作为一名军事记者、纪实文学作家，曾三次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作田野考察，采访曾在那里工作、生活与从事人文研究的地方群众、部队官兵、专家学者达120余人，整理口述资料150余万字，查阅文献资料220余万字，先后到北京、郑州、拉萨、成都等地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经过不间断地同国内知名人文专家学者的学习、交流、钻研，逐步完成从一名军事记者、军旅作家向人文学者的转变。

目前，我正在进行“中华大典·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的编辑工作，当收到罗洪忠的“人文雅鲁藏布大峡谷”丛书（三卷）书稿后，还是抽暇仔细地读了。我认为，该书不仅是罗列大量文化人类学调查资料，而且是在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中，经过核实而完成的。17年间，他先后采访了20余名首批进入墨脱县工作的老十八军战士，目前有的已去世，健在的都年过八旬，或已失忆。在采访中所捕捉到的一些细节，如十八军官兵同一名留下来的清军士兵对话、清军张贴的捉拿波密王布告、巧妙拿到西藏地方政府管理下珞渝的差户名单等，可谓弥足珍贵。

该书首次采用纪实文学笔调多角度展示雅鲁藏布大峡谷历史的田野考察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谓是一本文学性很强的学术书。我认为在同类书中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该书紧紧抓住了现实生活中

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事象，分别细致描绘了珞巴族和门巴族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宗教信仰，并通过狩猎、农耕、建筑、饮食、服饰、交际、婚丧、伦理、信仰、宗教、文学、娱乐、礼仪等民俗事象，把这两个古老、勤劳、聪慧的少数民族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该书专门记述了研究大峡谷有影响的国内外人文专家、学者的独特经历，探究珞渝文化的一些活动，并介绍了英国、法国、印度等文化学者和我国文化人类学专家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们所作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走在了世界前沿。

三、该书大量鲜见的老照片是又一个亮点。过去到墨脱考察的人不多，留下的文字资料有限，图片资料更是稀缺。但罗洪忠想方设法，搜集了国内外不少珍贵的照片，画面中那独特而又具有原始特征的珞渝文化，为这部图文并茂的人文图书增色不少。

罗洪忠对珞渝雅鲁藏布大峡谷的人文倾注极大热情，在完成这三部书稿后，还将写作雅鲁藏布大峡谷人文探险解读、人文珞巴解读、人文门巴解读等三部书稿。随着“人文雅鲁藏布大峡谷”丛书（三卷）的问世，相信有更多热心雅鲁藏布大峡谷人类文化事业的人会投身到这个领域。

国家出版基金入选项目是国家急需、惠及当代、传之后世的精品力作。该书的出版，无疑是人们研究雅

鲁藏布大峡谷历史、人文、风情等方面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也是旅游爱好者、探险者的必备书。同时，它也将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旅游开发、景区景点的保护以及珞渝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坚尚

2012年1月20日于北京密云

(李坚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文化人类学家，长期从事珞巴族和门巴族的民族学、人类学以及西藏的现状与发展的研究，个人专著、与人合著、译著达16部，目前担负《中华大典·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编辑工作。曾到美国东西方中心、荷兰皇家科学院等做访问学者。)

难以忘怀的峡谷历史

（代序）

西藏青年作家罗洪忠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峡谷风云——世界第一大峡谷人文历史解读》，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作为一位曾经工作在西藏墨脱的老人，之前能第一个读到这部书稿，我很高兴，也很激动。

我21岁就到了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墨脱县，一晃57年过去了。那时，我主要做珞巴、门巴两个部落民族的启蒙工作，因此亲眼见证了一个个世界瞩目的大事件。

1952年7月24日，珞渝工作组组长连有祥带领8名成员进驻墨脱县的帮辛，让世界为之瞩目。1962年10月，我随同两个加强连的兵力越过“麦克马洪线”，到达曾失去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的部分领土，同样为世界瞩目。

对印自卫反击战时，我的足迹最远到达了印占区的哥布村，离雅鲁藏布大峡谷终点巴昔卡还有百余公里。不是我的双脚走不到中印边境传统习惯线，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宣布停火而没有继续前进，成为至今我心中的隐

痛。

雅鲁藏布江江域辽阔，其江的起点在米林县派镇，于林芝县扎曲村拐了一个大弯，终点在墨脱县巴昔卡，集帕隆藏布、金珠藏布、多雄河等数十条大小河流，面积达数万平方公里。大约至1948年，印度几乎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大部分国土，数十万珞巴族同胞处在印度的统治之下（参阅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珞巴族简史》）。

20世纪50年代初，从我双脚踏上雅鲁藏布大峡谷这块土地时算起，在这里前后工作生活了16年。1955年，我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希望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土著称为“洛族”。在多次座谈会上，我都请求国家正式确认珞巴族为一个单独民族。1958年，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讲师王辅仁（后来担任民族系主任）收集了我撰写的文章《上珞渝地区情况调查》，并成为后来划分单一民族的重要依据。

如今，雅鲁藏布大峡谷留下来

的最大一块土地，即“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的墨脱县，我国实际控制面积仅3万平方公里，仅在西藏察隅、隆子等县还有很小一块土地，其大部分区域却被印度趁我军进藏立足未稳时给抢占了（参阅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珞巴族简史》）。

这里有着丰富的旅游、森林、水电和矿产资源，中国最美的山峰、最美的峡谷、最美的瀑布都出自这片土地。我有理由相信，这里将是我国未来一处新的国家森林公园。尤其是雅鲁藏布大峡谷所蕴涵的丰富水电资源，使调水大西北成为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著的《再造中国》提出的宏伟设想，也许不再是一个梦。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后，我国曾组织专家学者对青藏高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文学者虽然对墨脱县进行了重点考察，但因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阻隔，很难到达印占区进行实地考察。这块面积到底有多大，如今的说法也是含糊不清的，很难说出个准确数据。不仅如此，印占区资源、历史、民俗和地名，以及至今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多少珞巴族同胞，也很难有个较为满意的答案。在网上，甚至还闹出了印度向“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移民700多万的笑话，有的网民因看不到中国的官方数据，只得拿印度人口统计来驳斥这样的移民数据，令人遗憾。

有的宣传品竟把被印度占领的珞渝等地区说成是“不毛之地”，中印两国为了这块荒凉之地，发生了不应该有的中印战争。这自然使人想起了清末民初藏学家任乃强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知边境之事，焉争边境之界？”

原来，任老看到一份来自朝廷的批文，将同一个地方的两个不同的名字误为是两地，还把青海省的一片膏腴之地当做是“不毛”，由此而感叹。今天，让人欣慰的是，我们终于有了《峡谷风云——世界第一大峡谷人文历史解读》这本书。

记得1994年冬，罗洪忠到家里来采访我，后来他又不辞辛苦，跑了很多地方，花了不少精力，采访了当年许多的知情者。他将我的每一次谈话录了音，然后将我写的《墨脱拾旧》一书拿去，从中遴选一些重要历史线索，再找我和当事人作重点补充采访，仔细核对。初稿写成后，他又送给我和许多当事人阅读，听取意见，经过多次反复修改，现在终于脱稿，即将付梓。

罗洪忠这种实事求是，对历史严谨负责的写作态度，为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认真和执著，难能可贵。作为一名从事珞渝文化研究的民俗学者，我对文学作品是门外汉，但读罢书稿后，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可靠、可信、可思。

在《峡谷风云——世界第一大峡谷人文历史解读》一书中，讲述了上

百年来关于珞渝被英国殖民者偷窥、染指，到印度独立后侵占中国珞渝领土，制造大片“争议地区”的事实。他还写到1952年7月，我军进驻珞渝面积七分之一的墨脱宗开展工作，而大部分土地被印军非法蚕食，将其取名 为珞渝工作组，多少有些名不副实；1954年，上级将珞渝工作组改为白马岗工作队，依然也没能做整个白马岗地区的工作，因为有一部分土地还在印占区。

1962年6月，我军第二次进驻墨脱，越过了“麦克马洪线”，严惩了印度侵略者，我们只到了“麦克马洪线”以南不到20公里的哥布村，因执行中央军委的停战令，不再向前追赶印军。当时我国领导人考虑到中印两国传统友谊以及其他因素，宣布了停战命令。罗洪忠在书中记述的历史故事很吸引人，一拿起就放不下，许多被历史尘埃淹没了的人物得以重现。阅读后我感到，书中的事不是主观想象，而是把历史的真实和线索还原给

读者，让大家一起来分析、判断、思考，从而为后人检索和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依据。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读到的描写雅鲁藏布大峡谷最全面、最系统、最真实的一部历史书。

该书具有文学性、史学性和资料性，它不仅可以为一些专业人士提供难得的学术资料，而且还为其他旅游文化爱好者、青年学生及部分军人，奉献一部值得称道的文学作品和形象的历史教科书。

冀文正

2011年10月于成都

（冀文正是早期到达墨脱县做珞巴族、门巴族启蒙工作的汉族干部之一，世界著名的珞巴族、门巴族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家，中国“珞渝文化第一人”，著有这方面的专著20余部，他搜集整理的《珞巴族民间故事》一书荣获第10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概述

人生，也许有很多东西都可以不在乎，但有一样却不能含糊，那就是生我养我的土地。然而，一个极其荒唐而又无法掩盖的事实是：旧中国地图的分省图上那块标有“貉猡”的地域，却因一条“麦克马洪线”，没能出现在如今的中国分省图上。

“貉猡”二字，是中华民国政府根据西藏地方政府提供的藏文地图，再由绘制地图的人员翻译而来，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即所谓的“野人区”，这里曾是西藏地方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20世纪初，原十三世达赖喇嘛警卫营长却巴·如苏因被人陷害，流放貉猡达数年之久。

今天的报纸杂志，人们早已将“貉猡”二字改为“珞瑜”。旧中国分省图上标注的“貉猡”，缘何在新中国的地图上没能标注为“珞瑜”？

谈起珞瑜，就难免不提墨脱县。墨脱县作为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珞瑜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西藏自治区地图册上，是一块特别值得玩味的地方。在墨脱地图上，发现背崩乡离中

印边界线还有很远，若人们依据这张地图行走的话，就会被误导。若要从背崩继续往南走，就需要办边境证。

从背崩乡出发，沿雅鲁藏布江而下，穿过地东进入希让村，抬头便可看见直插云霄的更邦拉山。若再往下走，就意味着出了“国界”。也许人们会问，在中国地图上，背崩乡距国境线的直线距离，少说也有上百公里，和西藏日喀则、广西南宁、黑龙江佳木斯到边界的距离差不多，这里怎么会是边防一线呢？

中国著名军旅作家金辉在《墨脱的诱惑》一书中写道：“站在墨脱县解放大桥上，桥下是汹涌澎湃的雅鲁藏布江水，只需一个多小时，它将流经一条令每个中国人耻辱的‘麦克马洪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边防线不等于国境线，版图不等于领土，让人真切地感受到‘麦克马洪线’意味着什么。”

前些年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墨脱地图，你会看到有一大片奇怪的空白区，那上面与周边密集的地名形成鲜



波密土王带着娇妻逃往墨脱宗要经过的嘎隆拉山（龙君摄）

明对比。这个区域并非空白，而人口远比标注地名的北面稠密，居住着数十万中国珞巴族、门巴族同胞，远比中国实际控制地域的上万人多得多，足可见这块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

2005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和成都地图出版社在分别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地图册》上，对墨脱县更邦拉山以南的地名标注得较为清楚。但是，有些地名却又令人担忧，我们的地图依旧沿用英印殖民时代的称呼，诸如“塔玛墩（马及墩）”、“达夫拉山”等。

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珞渝是中国一片土地辽阔、风景优美的人间仙境。“珞渝”在藏语里意为“南方之地”，藏人称生活在珞渝的人为“珞巴”，即“南方人”。珞渝东起察

隅，西至门隅，北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南达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面积达数万平方公里。若放在中印东段边界争议区的棋盘上，珞渝几乎达到三分之二，生活着近30万珞巴族同胞。

7世纪初，藏族著名赞普（王）松赞干布先后征服、兼并了邻近的苏毗、羊同、白兰和党项等强大势力，建立起空前强大的吐蕃王国，并把珞渝纳入他的统治范围。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各部后，大力改革政治，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牧业生产，将农业人员派到珞渝推广耕作技术，以改变这里“衣树叶之衣”的状态，逐渐成为政治上比较安定的地方，以此作为安置被征服部落民众的场所。随着藏人、珞巴人的流动，西藏腹地对珞渝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一些藏传佛教徒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传教。

8世纪时，藏名叫白马洛本的莲花生大师曾受藏王赤松德赞的委派，到珞巴人居住的珞瑜地区寻找名山圣地。据传，莲花生大师骑着天马周游太空时，发现这里重峦叠嶂，一山比一山高大，条条溪水蜿蜒两山之间，雅鲁藏布江穿流其中，将山水连在一起，很像多吉帕姆（金刚亥母）仰卧的姿势，称这里为“白隅钦波白马岗”，意即“隐秘的刻画成的莲花圣地”，便来到白马岗（上珞瑜）弘法加持数月。

当历史进入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为僧人所杀，王室内部四分五裂，随后又发生了奴隶大起义，吐蕃王朝崩溃，西藏陷入群雄割据状态，藏传佛教这时也进入衰落时期。

在吐蕃政权崩溃前夕，珞巴族与藏族之间的民间交往已相当频繁，在“珞域”（即珞瑜）边地已有了相当规模，正如著名的藏文典籍《贤者喜宴》所讲：“在珞域、门域边地，能遇到吐蕃农区人，而大量边地人又出现在吐蕃卫地……”珞瑜也自然成为藏民佛教信徒转山朝圣和传教的理想之地，有些僧人的事迹还长久地在珞巴人的口碑中被称颂。

西藏著名藏经《甘珠尔》成书于14世纪后半叶，书里载“佛之净土白马岗（墨脱旧时称白马岗），圣地之中最殊胜”便是最好的印证。传说世上有16个隐藏着的莲花圣地，以神

山南迦巴瓦峰为中心的白马岗最为诱人，这里便成了藏民的朝佛圣地。

15世纪中叶，香巴噶举著名喇嘛汤东杰布（1385—1464年）曾到珞瑜的马尼岗一带传教，劝说珞巴人信奉佛教，不吃老鼠肉，不吃青冈子，深受珞巴族群众的爱戴。

靠近上珞瑜的塔布是西藏各教派都重视的地方，噶举派中一些有名的人物，如耶歇多吉、乳必多吉、滚巴多吉等，先后到珞瑜朝拜和修持。噶举派的著名僧人藏巴嘉热·益西多吉，还把珞瑜境内的札日金刚圣地开创成“札日戎哥”（朝拜圣地）。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朝拜札日演变成一项全藏性的宗教活动。到了17世纪，格鲁派掌管西藏的政教权力后，每隔12年（猴年）举行一次的转神山活动，改由西藏地方政府统一组织，使这项活动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也更加加强了对珞瑜地区的联系。

这块朝拜圣地，我国汉文书籍也有记载。1910年，赵尔丰大军攻打屡降屡叛的波密土王，波密县觉木沟一名藏族老者，曾作为背夫跟随十三世达赖去珞瑜地区朝圣，到与波密一山之隔的珞瑜时被珞巴人阻挡，回来向清军官兵谈起了达赖朝拜“大活佛”的事。达赖作为西藏人心目中最大的活佛，怎么还要去朝拜比他还大的活佛？清军管带（相当于现在的营长）陈渠珍甚是惊异，详问老者，其后又请教当地头人，方知事情原委。他在所著的《芜野尘梦》中记述：

余曰：“活佛究在何处？”

老者曰：“彼中活佛，距此一万八千里。何国何地，亦不知其名。但经白马杠（岗）入野人地，又行数月始至。其地遍地莲花，气候温煦，树木扶疏，山水明秀，奇花异草，芬芳四溢。活佛高居莲花中，莲花大可容人。白昼花开，人坐其上。夜间花合，人寝其中。地下泥土，捻来即是糌粑。枝头垂露，饮之皆成醇醪。人能诚心前去，无不立地成佛。”

次日，至喇嘛寺，以老者言告之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曰：“……每十二年达赖亲身一往。尤记五年前，达赖往朝活佛，一行二百余人，由此经过。行至波密，与野番交界大山下，即为野番所阻。盖历年朝佛，道经此山，须赠野人铜铁磁瓦器皿甚多，名曰‘买路钱’。例有规定，不增不减。此次赠品，未能如数，互争不已，野人曰：‘吾有成案可稽。’乃负一老野人至，置地上，年百余岁矣。头童齿豁，历数历次赠品之数。藏人语塞，悉数补出始通过。”余曰：“达赖亦朝活佛，真咄咄怪事。”

莲花圣地吸引着许多虔诚的信徒。每年远至四川、青海、甘肃及西藏昌都，近至林芝、工布、波密的宗教信徒，被珞瑜地区的神山圣水所吸引。他们不辞辛劳，千里迢迢从四面

八方来此朝圣。有的朝圣者甚至终身不返，认为在这莲花圣地“归天”，是人生之一大幸事。

20世纪40年代，墨脱宗（县）宗本（县长）派出两个措本（区长）到希让村以下的珞巴族村庄收税，他俩携带差户名单沿雅鲁藏布江而下。当走到第25天，懂得一些藏文的当布措本阿旺次臣发现，在江东面一块大石崖上刻有一行藏文字母，汉语意为“噶丹颇章”。这自然使人想到1518年，乃东大司徒扎西扎巴将哲蚌寺内一座青石殿堂奉献给二世达赖根敦嘉措，改名为噶丹颇章一事。1642年，五世达赖在固始汗扶持下建立黄教政权，以“噶丹颇章”来称呼原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僧侣官员将藏文字母“噶丹颇章”用小铁镐凿成阴文，以示西藏地方政府对珞瑜的管理。据西藏史学家考证，早在二世达赖根敦嘉措时期，藏传佛教即进入了白马岗地区。

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全区实行了格鲁派的统治，派他的弟子梅惹喇嘛·洛卓嘉措和措朗官员朗喀等，共同在门隅、珞瑜地区建立统治。经过20多年的努力，西藏地方当局在这里的统治已经相当完备，并建立了户籍。1680年，五世达赖喇嘛在发给梅惹喇嘛和信士朗喀的封诏中明确：“珞巴之喀噶、喀那、喀查及珞瑜人等，亦入我治下。”封诏中所称的喀噶、喀那、喀查是珞巴族一些部落的名称。

从这一点可以说明，珞渝早在1680年就归属五世达赖所领导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这也就是《卫藏通志》中所说的“下波密地方，系达赖喇嘛所管”的历史依据。“下波密”就是现墨脱县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这一记载还说明，喀噶、喀那、喀查地区及珞渝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

18世纪中叶，门巴族为过着一种“不种地有糌粑吃，不养牛有牛奶喝”的生活，来到珞巴族生活的领地。门巴人的到来，远比那些零星的藏传佛教信徒更能改变珞巴人的生活。这就是对珞巴族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门巴东迁。

门巴人来了不久，拉萨的圣僧仲吉林巴、吾金仲堆林巴、曲吉林巴、仁真多吉通麦等代表各个寺庙，根据佛祖的旨意及后来莲花生大师的指示，前来修建仁钦崩寺。

从资料上看，西藏波密县的干布巴活佛在七世达赖（1751—1757年）期间，前往白马岗修建仁钦崩寺。尔后，拉萨的僧人也加入了建寺行列，最早到达的6户门巴人修建了这座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寺庙。

仁钦崩寺大约1781年建成，从此白马岗的名声更大了，门巴人也逐渐增多了，有一次迁来竟上百人。门巴族的迁移大概经历了10余代人，距今约有300年的历史，最早的有14代人，最晚也有10代人，他们大都由不丹和西藏门达旺迁来，现主要居住在



雅鲁藏布大峡谷云雾迷茫的原始森林
（税小洁摄）



瀑布从山涧垂直落下，像牛奶一样洁白，让人产生无限联想（普布扎西摄）

墨脱县（1930年易名为墨脱宗，1959年建墨脱县）。迁居来的门巴人愈来愈多，所占耕地和狩猎范围也愈来愈大，加之门巴族生产力水平远比珞巴族要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后

来居上，自然使珞巴族的利益受到影响。

在仁钦崩寺的修建中，虽然西藏地方政府格鲁派没少出力，波密土王管辖的宁玛派也没少流汗，但寺庙建好后，在由谁担当寺庙住持的问题上，却成了相互角逐的焦点。一向以“受命于天”自居的波密土王，为进一步与西藏地方政府抗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抢在前面支持门巴族，任宁玛派的吉色为寺庙活佛，并且谋杀了珞巴族头人。

在珞、门械斗中，波密土王对门巴人表示亲近和支持，处处站在门巴人一边，赢得了门巴头人的好感。岗布曲吉作为门巴人推荐的区长，在每次械斗中，深感势单力孤，不能抗衡珞巴族的追逐，便派根登村的诺诺拉前去波密向波密土王求救。诺诺拉对波密土王说：“我们从朱隅、门隅迁来圣地，珞巴虐待欺负我们，简直无法再住下去。我们的首领你当好了，救援我们吧。”

波密土王早有统一珞渝地区的企图，现在诺诺拉来求助，正是良机，波密土王便立即派兵支援，从波密南下与门巴族会合。波密军队支援门巴人后，火药枪的巨响和枪口喷出的密集铁砂，使珞巴人的弓箭盾牌难以招架。波密军队和门巴人又兵分三路，直压北上的珞巴人。珞巴人无法抵御，迅速撤退，当时在墨脱境内的许多珞巴人，因害怕门巴人的报复，纷纷南逃。

波密军队迅速占领现墨脱全境，一路还杀到仰桑河流域。在这期间，珞巴族曾组织过几次反攻，但是都以失败而结束。最后，珞巴族在仰桑河北岸的阿米、吉刀一带，按他们的规矩派了一位老年妇女摇着树叶前去讲和，门巴、珞巴两族代表在今地东村谈判。1881年夏天，波密土王派者布桑阿从遂拉翻山来到地东村，在地东村建地东宗。

波密土王建地东宗后，在下珞渝地区的政治影响也随之大增。他不仅对地东宗内的珞巴族加强管理，而且也成了下珞渝广大地区珞巴族各部落之间纠纷的仲裁者。1905年，从白马岗南迁的珞巴族达额木同希蒙两部落发生冲突，希蒙部落凭借自身的优势，把达额木部落的住地全部占领，在其居住地仰桑河流域阿米、吉刀附近的地方设立嘎朗央宗。波密土王还规定，希蒙、嘎哥以上地区的珞巴人，每年要向他们交纳一定的赋税。

波密土王在加强赋税管理的同时，还扩大了藏传佛教在珞渝的影响。据类乌齐吉仲活佛·江白坚参遗作回忆，经十三世达赖喇嘛批准，藏历土猪年（1899），吉仲活佛和格热喇嘛曾经来到白马岗，波密土王的女儿阿奴朗巴派其管家朗杰带领200名士兵护送，在金珠和白马岗地区传播藏传佛教，还修建了两座寺庙和转山道路，并与珞巴部落和他们的氏族头人建立了施主和供养师的关系，创立了“十日跳神会”。直到1907年，吉仲

活佛和格热喇嘛才离开白马岗。在珞渝期间，他们共同娶了一个妻子，其二女儿名叫央嘎。西藏和平解放后，央嘎成了拉萨藏医院有名的藏医。

珞渝地域辽阔，相当于三个台湾的面积，旧时分属西藏不同的宗一级机构代为管理，指派行政官员负责收取差税。大约在18世纪末，西藏地方政府在今米林县嘎加设立则拉岗宗政府，委派宗本管理米林县以南的今墨脱县马尼岗、梅楚卡等地，在马尼岗设立“珞根卡阿”（即五个管理区），在梅楚卡设立四个林（相当于乡级），任命当地有能力的人充当根布，负责收取差税。

然而，随着1826年英国殖民者打败缅甸土邦阿霍姆王朝后，以阿萨姆为跳板，便觊觎与阿萨姆毗邻的中国珞渝地区，派出有关人员搜集情报。事隔85年后，他们趁中国辛亥革命无力处理边界之际，公然派军队侵占我国的珞渝，制造了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将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珞渝、门隅、察隅等领土划归了英属印度。

“麦克马洪线”以南的珞渝地区肥沃富饶，如果说藏东南是西藏的聚宝盆，那如今被印度占领的数万平方公里的珞渝，则是这个聚宝盆的底部。珞渝这片土地的地势由北向南倾斜，海拔由四五千米降至二三百米，挡住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形成了非常有利于人类和动植物生存的条件。据印度公布的材料，他们已向这

里移民数十万人，表明了这片富庶土地巨大的农业潜力。有人形象地称这里是西藏的江南，随着2012年扎（木）墨（脱）公路通车，这里将是西藏人疗养的最好之所。

珞渝蕴藏的水能资源也十分丰富，经我国实地踏勘查明，仅米林到墨脱之间的大拐弯处，可利用落差达2230米，若建总长40公里的引水隧道多级开发，可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在3800万千瓦以上，比装机容量1700万千瓦的三峡电站大得多。若这座电站每年发电2250亿千瓦，相当于1986年全国发电量的51%。

谈起珞渝丰富的水电资源，曾担任西藏“一江两河”工程总工程师的中科院水电专家陈传友感慨地说：

“这里是全世界水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我们不仅可以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还可将西藏‘三江’（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夏季多余的洪水调到去。”

国际上也看好这片土地。据亚洲开发银行人士的话，这里乃是亚洲唯一待开发的处女地。用西方旅游界人士的话，这里是另一个类似亚马逊河上游那样的动植物天堂。中国农业部门通过比对卫星照片，发现这里不仅是中国版图上森林蓄积最丰富的地区，而且水利资源也极其丰富。印度政府已经规划在雅鲁藏布江和苏班西里河上建设装机2000千瓦以上的巨型水利枢纽。